

不少出租车司机的脾气“大了”

拿着额外的补贴和奖励,还要求乘客配合“造假”,否则就“投诉”甚至威胁

追事
追寻新闻尽头

“一分钱”打车,越来越多的人跻身这场注定短暂的狂欢,但如此出乎常理的“好事”,注定让参与游戏的人们背负烦恼。

在威海,出租车约1500余辆,安装打车软件的司机人数已近饱和,使用打车软件的居民却不断增多。

这种供求矛盾的天平终于向供给有限的出租车司机一方倾斜。由此滋生出很多“毛病”。

记者 孙丽娟 王震



“僧多粥少”,不得不拼车 >>跑一趟赚好几单,这是司机的好门道

23日,记者在鲸园家家悦超市门口“快的”打车,出租车司机徐某接单后打来电话。他首先劈头就问“几人打车”。被告知是两人,徐某连称“那正好”。记者上车后发现,原来车内已有两名乘客,徐某满脸笑容地解释说顺路。他还强调,最近拼车的人明显增多,“以前很少有人愿意拼车,自有了打车软件,愿意拼车的人多了”。

喜欢让乘客拼车,不仅徐

某这样做,他的同行张某也好上“一车多单”,原因在于乘客不花钱,拼车自然无所谓。张某说他曾拼过“一车四客”的单,四乘客不相识,出发点、目的地均不相同,但路程相似。

24日上午,在市立二院门口,市民毕女士软件叫车并语音留言表示愿意拼车。“使用软件打车的人多了,不拼就打到不到车。”毕女士说,“僧多粥少”的出租车服务窘境日益显现,

拼车实属无奈。不过,对大多数的软件使用者来说,和他人拼车虽然不习惯,但“总比一块钱拼公交车好得多”。

24日傍晚5时许,潘某用“嘀嘀打车”抢到一从高新区创业大厦附近的乘客。征得同意后,潘某又打开“快的”物色“同路人”,又成功抢到一从华田市场到华联的单子。一趟拼车能带来数倍的补贴和奖励,这是潘某们的挣钱捷径。所以,潘某干

脆直接扣下“空车”提示牌,“这样我专门抢手机叫单,也不用担心空车拒载被投诉”。这是一对夫妻,他们说下班高峰期不好打车,即便是拼车,只要能拉到目的地就行。

潘某介绍,“快的打车”有拼车选项功能,接单后可以继续抢单,“嘀嘀打车”则不支持,否则被判违规。看来,“快的打车”软件根本没有顾及目前的出租车乘客的习惯和心理。

没坐车,也得给“支付” >>叫了车就必须坐?这是谁的规矩?

正常拿补贴、奖励已满足不了出租车司机的“胃口”。

23日,市民王先生在中信大厦叫车,因临时有事无法上车,他离去后不到半分钟,出租车到了。王先生主动给司机打电话致歉,表示取消订单,没想到司机坚持要他正常支付,“弥补爽约损失”。一再解释之下,

司机坚持要他“支付”,“没坐车,凭什么给你钱,一分钱也是我的!”王先生最后挂断电话。

无独有偶,24日下午,于先生从山大(威海)叫车到鲸园小学,等了10多分钟,无人接单。于先生放弃,招手拦下一出租车。谁知刚上车就有司机接单,司机一听他“走了”,立刻开口

“絮叨”。为避免骚扰,于先生按最高金额“支付”,司机才满意。

与王先生、于先生相比,郭女士的遭遇令人气愤。23日晚,郭女士从火车站叫车到菊花顶,为省钱,郭女士先用“嘀嘀”打车,后用“快的”再次发布订单,不料,“快的”订单被别的司机抢到。郭女士表示要取消,遭

对方强硬回绝。对方表示可以取消订单,但必须“支付”13元。

郭女士拒绝了这一要求并挂断电话。哪知道,那个司机不依不饶,再次打来电话,威胁称若她不支付就投诉。郭女士果断挂掉,那个出租车司机才知趣而退,而郭女士的手机也并没有被禁止叫车。

“情理”考虑 最高“支付” >>你要“不情理”,司机那张脸很难看

乘客精打细算,打车费用一般会控制在最高补贴金额内,实际支付时,一般会按最高补贴金额“支付”。“让司机得点实惠,反正也不花我的钱。”乘客于女士说。如此“情理”,却被一些司机当成“应该”,否则就冷语甚至跟乘客吵架。

24日,张先生通过软件打

车因支付和司机吵了一番。

当时,张先生从威海汽车站打车去蒿泊,他知道计价器价格是7元。这次,出租车司机没有扣表计价,到了目的地,张先生输入“支付”7元。没想到,司机掉头就问他“为什么只支付7元,应该13元!”张先生称平时打车也就7元,司机却称傍晚

高峰时段,堵车会导致车费增加。张先生当即反驳,“那也不可能13元!”,觉得和司机争吵无益,张先生甩给司机2元钱。

因支付问题,出租车司机潘某被投诉过。潘某介绍,年前,他接一女乘客从高新区海悦建国到丽景名都,计价器显示车费7元,女乘客下车时,习惯

性支付了10元。支付成功后,女乘客发觉自己当天已是第4次乘车,无法享受补贴,她又和潘某说明情况,要求退款3元,但遭潘师傅拒绝。

潘某的理由很堂皇。“计价器显示7元,她自己愿意输入10元,也不是我的责任,哪有司机给乘客钱的道理!”

女婿造灭门案 一审被判死刑

本报2月24日讯(见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张海涛 曹春蕾)

去年,乳山发生一起外地女婿杀死岳父母和妻子的惨案。近日,威海中院以故意杀人罪判处凶手韩某死刑,剥夺政治权利终身。

2007年,江苏男子韩某来山东打工结识同厂的女孩隋某,两人欲结婚,遭隋某父母反对,隋某瞒着父母,跟韩某到江苏结婚生子。

2011年秋,隋某、韩某带儿子返回并住在隋某父母家。没有一技之长,韩某打零工难以养家,一家三口需岳父母补贴。韩某觉得“吃软饭”被瞧不起,提议回江苏却遭妻子拒绝,两人因此产生矛盾。

2013年6月5日,隋某同意随丈夫回江苏,但当天下午又变卦,韩某感觉被骗。次日凌晨3时,韩某起床上厕所,隋某叮嘱他把室外晾晒的衣服收起来,韩某妻子使唤自己,拿起剪刀,猛戳妻子。隔壁房间的隋某父母赶来,也遭韩某毒手。

9月27日,威海检察院以韩某涉嫌故意杀人罪起诉至威海市中级人民法院。近日,韩某因犯故意杀人罪被一审判处死刑。

企业变电器减容 年省电费380万元

本报2月24日讯(见习记者 孙丽娟 通讯员 宋英红 于建新)

文登123家的变电器“减容”,一年节省电费380多万元。

今年1月1日起,对受电变压器总容量315千瓦以上的县域工业用户,国家发改委和省物价局决定执行大工业电价。这涉及众多企业的切身利益,文登供电公司走访242家大企业,分析大工业电价的利弊。

2月23日,供电公司工作人员来到文登开发区聚福电讯有限公司。这家公司月均用电量17434瓦,实际运行变压器仅315千瓦,变压器使用率不足30%,属典型“大马拉小车”。这家公司开始运营时,变压器与设备相配套,但近几年设备被卖掉一批,变压器的运行容量却没变。

如执行大工业电价,按现有生产规模,公司每月需多交6700元电费,一年多付约8万元。工作人员建议变压器减容,降低损耗,又节省电费。截至2月23日,文登242家大工业企业中,123家的变电器完成减容,年可节省电费380多万元。